

續古文辭類纂

冊七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四

中編之九

傳狀類

漢書循吏傳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已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已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已。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已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冗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難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已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已。然常稱曰。庶民所已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已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已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已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已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已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已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已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已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已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

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已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已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已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已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已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已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

錢穀計簿書正。呂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呂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上嚴酷。呂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呂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隲。冬。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呂賢良高第。揚

州刺史霸爲潁州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已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已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已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已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已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已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

可已爲棺。某亭猪子。可已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
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
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
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
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
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
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
泰甚者耳。霸已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
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
先已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
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已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
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已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

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已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已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鷗雀飛集丞相府霸已爲神雀議欲已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

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鸛
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曰。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
知鸛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
計長吏守丞。曰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
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
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
大夫張湯懷詐阿意。臣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
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
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
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
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
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
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臣僞先天下。固
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

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已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已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已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已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已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已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已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二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

高竟爲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子忠侯
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爲
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
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
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卽取
爲妻。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
不苟。已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
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已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
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已私。天子器之。朝
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
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
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

呂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敝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呂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呂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呂明經爲官。至昌邑。

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已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僂於桀紂也。得已爲堯舜也。王說其諂。嘗與寢處。唯得所言。已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去。逐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已問。遂遂已爲有大憂。

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諄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呂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呂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召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呂息其盜賊。呂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

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臣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已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已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薺，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曰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曰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曰。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曰。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曰。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曰。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曰明經甲科爲郎。出